





列傳第九

梁書十五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謝朓

弟子覽

謝朓字敬冲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  
 父莊右元祿大夫並有名前代朓幼聰慧莊器  
 之常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王山賦詩使  
 朓命篇朓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  
 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因撫朓背曰真  
 吾家千金孝武帝遊姑孰勅莊攜朓從駕詔使



為洞井贊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起家撫  
軍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  
復為舍人歷中書郎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  
峻罕通賓客時人方之李膺肫謁既退粲曰謝  
令不死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為臨川內史以  
賄見劾案經袁粲寢之齊高帝為驃騎將軍  
輔政選肫為長史勅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斲彭城  
劉侯俱入侍宋帝時號為天子四友續拜侍  
中并掌中書散騎二省詔冊高帝進太尉又以

肫為長史帶南東海太守高帝方圖禪代思佐  
命之臣以肫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因  
曰晉革命時事父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  
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肫荅曰昔魏臣有勸魏  
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為周文王乎  
晉文世事魏氏將必身終北面假使魏早依唐  
虞故事亦當三讓爾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為左  
長史以肫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肫當日在  
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肫佯不知曰有何公



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肅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僦人肅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命爲侍中解璽旣而武帝言於高帝請誅肅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永明元年起家拜通直散騎常侍累遷侍中領國子博士五年出爲冠軍將軍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視事

三年徵都官尚書中書令隆昌元年復爲侍中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受召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肅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肅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肅居郡母不治而常務聚飲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應召遣諸子還京師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然榮觀風流自



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值故長揖楚相見稱南國  
高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肫早藉  
羽儀夙標清尚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跡康  
衢拂衣林止抱箕穎之餘芳甘顛顛而無悶撫  
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旌素槩可賜牀  
帳褥席俸以卿祿常出在所時國子祭酒廬江  
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明二年詔徵肫為散騎  
常侍中書監胤為散騎常侍亦常卿竝不屈出三  
年又詔徵肫為侍中太子少傅胤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時東昏目下在所使迫遣之值義師已  
近故竝得不到及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  
肫胤曰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  
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  
少傅肫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  
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  
朝列素無宦情履容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禡  
而風塵擺落且文三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  
兼擅其美竝達器以試預觀亂萌見庸質之如



初知貽厥之無守始不東山眇絕塵軌雖解組  
昌運實遲登時家唐鼎食而寸莖稼文世襲青  
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聲扇用南成俗淨流素  
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  
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勲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  
貧爲恥况乎久蘊鴻運誓願承明而可得求志  
海隅永追松子臣一三參贊萬機寔賴羣  
才共成棟幹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  
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異官寡薄式是王度請竝

補臣府軍諮祭酒肅加後將軍竝不至高祖踐  
阼徵肅爲侍中光祿大夫開府義同三司胤散  
騎常侍特進右光祿大夫又竝不屈仍遣領軍  
司馬三果宣旨數聲明年六月肅輕舟出詣闕  
自陳既三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肅辭脚疾  
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臺門謝詔見於  
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日輿駕出肅出之無語肅  
懼肅固陳本志不許因輿自還東迎母乃許之  
臨發輿駕復如肅等送別王人送迎相送於



道到京師勃然言起府於舊宅高祖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命諸公事及朝堂朝謁三年元會詔賜乘小輿升殿其年遷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並固讓不受遣謁者敷授乃拜受焉是冬薨於府時年六十六輿駕出臨哭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百斤贈侍中司徒諡曰靖孝肫所著書及文章並行於世子護官至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免官卒於家次子纂頗有

文才仕至晉安太守

平官

覽字景滌肫弟瀉

子也遷尚齊錢唐公主拜

駙馬都尉祕書郎

太子舍人高祖為大司

馬召補東閣祭酒

遷相國戶曹大監元年

為中書侍郎掌事

神善辭公高祖深器之嘗侍座受教臨中主

曠為詩答贈

合旨乃賜詩二雙文辭後進一少實名名家豈伊

止棟隆信乃供職



子又掌吏部... 吏部郎遷侍中... 酒因醴... 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權長史... 敕掌東宮管記還明威將軍新安太守九年夏... 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 叙等與合攻沒黠歛諸縣... 周暹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 郡丞

子弟車橫前太守... 子弟來迎覽遂去其船... 家杜門不出不敢與公... 道患覽下車肅然一境... 滯東海徐孝嗣... 之... 詔贈中書令子





罕早卒

陳貞節尚書總察官謝融之於宋代蓋忠義者  
歟當齊建武之世無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  
吾其疎蔣之流平治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  
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  
子慶之

列傳第九

梁書十五

列傳第十

梁書十六

王亮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張穆

王瑩

王亮字奉叔琅邪臨沂人晉丞相道之六世孫  
也祖偃宋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父攸給  
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  
馬都尉祕書郎累遷桂陽文學南郡王友祕



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  
館使工圖畫其像亮亦預焉遷中書侍郎大司  
馬從事中郎出爲衡陽太守以母老乞免濕辭不  
之官遷給事黃門侍郎尋拜中書侍郎在職清  
公有美政時齊明帝即位聞之嘉之拜爲領軍  
長史甚見賞納及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  
吏部郎詮序著稱遷中書侍郎建武末爲吏部尚書  
是時尚書右僕射江革管朝政多所造拔爲士  
子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

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內弟故深友祏祏爲之延  
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祏昵之如初及祏遇  
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更弗能止  
外若詳審內無明驗其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  
世不謂爲能頻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  
爲尚書右僕射中護軍旣而東昏肆虐淫刑已  
逞亮傾側取容竟以名久戮義師至新林內外百  
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  
遣及城內旣定獨推亮爲首亮出見高祖高祖



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弗之罪也。霸府以  
爲大司馬長史撫軍將軍。琅邪清河二郡太守  
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周讓不拜。乃爲侍中中  
書監兼尚書令。高祖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  
將軍引參佐命封豫寧縣公。邑二千戶。天監二  
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中軍如故。元日朝會萬  
國。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而語笑自若。數日  
詔公卿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大不  
敬論棄市刑。詔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夏高祖讌

於華光殿。謂羣臣曰。朕日昃聽政。思聞得失。卿  
等可謂多士。且各盡獻。尚書左丞范縝起曰。  
司徒謝朓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  
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  
高祖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  
悅。御史中丞任防因奏曰。臣聞息夫歷誡漢有  
正刑。白晝一奏。晉以明罰。况乎附下訕上。毀譽  
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范縝自晉。其女還語  
久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



亮輒收績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  
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  
洽羣臣竝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  
以政道績不為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  
臣胤襲舉庶人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有隨立  
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  
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路酒饋良罷富辰正立記  
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  
績言不遜妄陳衰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

不有嚴裁憲准將頽績即主臣謹案尚書左丞  
臣范績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誥里落喧詬周  
行曲學諛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  
者義師近次績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縷景附  
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疊餘翻為矛楯  
久而無恒成茲姦諛日者飲至策勲功微賞厚出  
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籠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袴  
所弊讒激失所許與疵癢延辱民宗自居樞憲  
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



私訐之談宜實之微繆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  
以見事免縵所居官輒勒外以付廷尉法獄治  
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縵位應責  
紙臣輒奉白簡詔聞可爾書語縵曰亮少之才  
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薄晚節誰  
事江拓為吏部末協附梅蟲見茹法珍遂執昏  
政比屋罹禍盡家冷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  
誰之咎食亂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協回凶黨  
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

吞噬建石首題啓靡請罪朕錄其白旗之來貫  
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有何可論  
妄相談述具以狀對所詰十條縵答支離而已  
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友遭母憂居喪盡禮八  
年詔起為秘書監俄加通直散騎常侍數日遷  
太常卿九年轉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其年卒詔  
賜錢三萬布五千匹謚曰煬子

張稷字公喬吳郡人也父永宋右光祿大夫稷  
所生母遘疾歷時稷始年一夜不解衣而養



永異之及母亡毀瘠過人杖而後起性踈率朗  
悟有才略與族兄充融卷等俱知名時稱之曰  
充融卷稷是爲四張起家著作佐郎不拜頻居  
父母憂六載廬于墓側服除爲驃騎法曹行參  
軍遷外兵參軍齊永明中爲剡縣令略不視事  
多爲山水遊會賊唐瑤作亂稷率厲縣人保全  
縣境入爲太子洗馬大司馬東曹掾建安王友  
大司馬從事中郎武陵王暉爲護軍轉護軍司  
馬尋爲本州治中明帝領牧仍爲別駕時魏寇

壽春以稷爲宣朔將軍軍主副尚書僕射沈文  
季鎮豫州魏衆稱百萬圍城累日時經略處分  
又季悉委稷軍退遷平西司馬寧朔將軍南  
平內史魏又寇雍州詔以本號都督荆雍諸軍  
事時雍州刺史曹武度樊城岸以稷知州事魏  
師退稷還荆州就拜黃門侍郎復爲司馬新興  
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尋遷  
司徒司馬加輔國將 及江州刺史陳顯達舉  
兵反以本號鎮歷陽南譙二郡太守遷鎮南長



史尋陽太守輔國將軍行江州事尋徵還為持  
節輔國將軍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  
出次白下仍遷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  
史戰進督北徐州兖州冀五州諸軍事將軍並  
如故永元末徵為侍中宿衛宮城義師至兼衛  
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副王瑩都督城內諸  
軍事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城內思亡而  
莫有先發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之乃使  
直閣張齊言東昏于舍德殿穆司書右僕射

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謂曰昔桀有昏德鼎  
遷于般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今獨夫自絕于天  
四海已歸聖主斯實微子去殷之時項伯歸漢  
之日可不勉哉乃遣國子博士范雲舍人裴長  
穆等使石頭城詣高祖高祖以稷為侍中左衛  
將軍高祖總百揆遷大司馬左司馬梁臺建為  
散騎常侍中書令高祖受禪以功封江安縣侯  
邑一千戶又為侍中國子祭酒領驍騎將軍遷  
護軍將軍揚州大中正以事免尋為度支尚書



前將軍太子右衛率又以公事免俄爲祠部尚書轉散騎常侍都官尚書揚州大中正以本職知領軍事尋遷領軍將軍中正疾如故時魏寇青州詔假節行州事會魏軍退仍出爲散騎常侍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進號雲麾將軍徵尚書左僕射輿駕將欲如穆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州太官饌直帝以穆清貧手詔不受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

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會魏寇朐山詔穆權領六里都督衆軍還進號鎮北將軍初鬱州接邊陲民俗多與魏人交市及朐山叛或與魏通旣不自安矣且穆寬弛無防僚吏頗侵漁之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害穆時年六十二有司去矣削爵土穆性烈亮善與人交歷官無蓄聚俸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初去吳興郡以僕射徵道由吳鄉侯穆者滿水陸穆單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穆長女楚



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子崧別有傳卷字令遠稷從兄也少以知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大監初卒王瑩字奉光琅邪臨沂人也父懋光祿大夫南鄉僖侯瑩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撫軍功曹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齊高帝為驃騎將軍引為從事中郎頃之出為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既還間然至於懋懋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

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為前軍諮議參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未拜丁母憂服闋為給事黃門郎出為宣城太守遷為驃騎長史復為黃門侍郎司馬太子中庶子仍遷侍中父憂去職服闋復為侍中領射聲校尉又為冠軍將軍東陽太守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甚見褒美遷為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不能有所是非瑩從弟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



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  
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入伐營假節率衆拒慧  
景於湖頭夜爲慧景所襲衆散營赴水乘榜入  
樂遊因得還臺城慧景敗還居領軍府義師至  
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高祖爲相國  
引營爲左長史加冠軍將軍奉法駕迎和帝于  
江陵帝至南洲遜位于別宮高祖踐阼遷侍中  
撫軍將軍封建城縣公邑千戶尋遷尚書左僕  
射侍中撫軍如故頃之爲護軍將軍復遷散騎

常侍中軍將軍丹陽尹視事二年遷侍中光祿  
大夫領左衛將軍俄遷尚書令雲麾將軍侍中  
如故累進號左中權將軍給鼓吹一部瑩性清  
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天監十五年遷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瑩將  
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旣成頸空不實  
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贈侍中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



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  
位見矣其於取捨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興王  
蒙寬政爲佐命固將愧於心其自取廢故非不  
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亮之進退失  
所據矣惜哉張穆因機制變亦其時也王瑩印  
章六駟豈神之害盈乎

列傳第十一

梁書十六

列傳卷第十一

梁書十一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珍國

馬仙琕

張齊

王珍國字德柔里沛國相人也父廣之齊世良將  
官至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珍國起家冠軍行參  
軍累遷武賁中郎將南譙太守治有能名時郡  
境苦飢乃發粟不散財以拯窮乏齊高帝手敕云



鄉愛人治國其副吾意也永明初遷桂陽內史  
討捕盜賊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  
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乃歎曰此  
真可謂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武  
帝雅相知賞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有如珍國  
者少矣復出爲安成內史入爲越騎校尉冠軍  
長史鍾離太守仍遷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還爲  
游擊將軍以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  
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

珍國爲輔國將軍率兵助焉魏將揚大眼大衆  
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  
敗永泰元年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  
拒之敬則平遷寧朔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將軍  
如故義師起東昏召珍國以衆還京師入頓建  
康城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門爲王茂先所  
敗乃入城仍密遣鄒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高  
祖斷金以報之時城中咸思從義莫敢先發侍中  
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



穆稷許之十二月丙寅自珍國引稷於衛尉府  
勒兵入自雲龍門即東昏於內殿斬之與稷會  
尚書僕射王亮等於四鍾下使中書舍人裴長  
穆等奉東昏首歸高祖以功授右衛將軍辭不  
拜又授徐州刺史固乞留京師復賜金帛珍國  
又固讓敕答曰昔田子泰固辭絹穀卿體國情  
深良在可嘉後因侍宴帝問曰卿明鏡尚存昔  
金何在珍國答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復  
為右衛將軍加給事中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

侍天監初封暹陽縣侯邑千戶除都官尚書常  
侍如故五年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高祖遣珍  
國因問討賊方略珍國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  
苦其多高祖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討焉魏  
軍退班師出為使持節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  
征虜將軍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夔  
遣西巡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與將龍襲之不果  
遂留鎮焉以無功累表請解高祖弗許改封宜  
陽縣侯邑如前徵還為食外散騎常侍太子



右衛率加後車頂之復為左衛將軍九年出為  
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湘州刺史  
視事四年徵還為護軍將軍遷通直散騎常  
侍丹陽尹十四年卒詔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  
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訖曰威子僧度嗣

馬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也父伯鸞為宋冠軍司  
馬仙琕少以果敢聞遭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  
墳手植松栢起立郿州立簿遷武騎常侍為京  
尉隨齊安陸王世勳鎮鎮平山明帝永元中蕭

光崔慧景亂累有戰功以勲至前將軍出為龍  
驤將軍南汝陰譙二郡太守會壽陽新陷魏  
將王肅侵邊仙琕力戰以寡克眾魏人甚懼之  
復以功遷寧朔將軍豫州刺史義師起四方多  
響自應高祖使仙琕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於軍  
斬仲賓以殉義師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  
日鈔運漕建康城陷仙琕號哭經宿乃解兵歸  
罪高祖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忘卿勿以戮  
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



主飼之便復為用高祖笑而笑之俄而仙琕母  
卒高祖知其分貝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文  
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  
以心方自効耳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琕母戰  
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與諸將論議口  
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夫為將所知當  
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授  
輔國將軍宋安靈聖郡太守遷南義陽太守  
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滄淮縣伯邑四百

戶仍遷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輔國將軍  
如故俄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白早生殺其  
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曾自號平北將軍在鄉人  
胡遊為刺史以懸瓠來降高祖使仙琕赴之又  
遣直閭將軍武會超馬廣率眾為援仙琕進  
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  
魏中山王元英率眾十萬攻懸瓠仙琕遣廣會  
超等守三關十二月英破懸瓠執齊苟兒送進  
攻馬廣又破廣生擒之送雒陽仙琕不能救會



是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遂進據三關仙琚也  
還為雲騎將軍出為仁威司馬府主豫章王  
號雲麾復為司馬加振遠將軍十年胸山民殺  
琅邪太守劉昕以城降魏詔假仙琚節討之魏  
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琚與戰景  
破之昶遁走仙琚縱兵乘之魏衆免者十二收  
其兵糧牛馬器械不可勝數振旅還京師遷太  
子左衛率進爵為侯增邑六百二十一年遷持  
節督豫北豫霍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

刺

史領南汝陰太守初仙琚名仙琚及長以媿  
名不典乃以王代女因成諱云白為將及居州郡  
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  
余屏行則飲食與厮養官卑下者同其在邊境  
常單身潛入敵庭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  
戰多克捷士卒亦甘心為之用高祖雅愛仗之  
在州四年卒贈左衛將軍諡曰剛子岷嚴夫嗣  
張齊字子響齊州人世居橫桑或云橫桑人  
也少有膽氣初事荆府司馬垣歷生歷生酌酒



遇下嚴酷不甚禮之歷生罷官歸吳郡張稷為  
荆府司馬齊復從之稷甚相知重以為心腹雖  
家居細事皆以任焉齊盡心事稷無所辭憚隨  
稷歸京師稷為南兗州又擢為府中兵參軍始  
委以軍旅齊永元中義師起東昏徵稷歸都督  
宮城諸軍事居尚書省義兵外圍漸急齊日  
造王珍國陰與定計計定夜引珍國就稷造膝  
齊自執燭以成謀明日與稷珍國即東昏於內  
殿齊手刃焉明年高祖受禪封齊安昌縣侯邑

五百戶仍為寧朔將軍空陽太守齊手不知書  
目不識字而在郡有清政吏事甚脩天監二年  
遷為虎賁中郎將未拜遷之天門太守寧朔將  
軍如故四年魏將王足寇巴蜀高祖以齊為輔  
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走齊進戍南安七年秋  
使齊置大劔寒冢二戍軍還益州其年遷武旅  
將軍巴西太守尋加征遠將軍十年郡人姚景  
和聚合蠻蜒抄斷江路攻破金井齊討景和於  
平昌破之初南鄭沒於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



州州鎮章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  
米二十萬斛又立臺傳與冶鑄以應贍南梁十  
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十二年魏將傅  
豎眼寇南安齊率衆距之豎眼退走十四年遷  
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是歲葭萌人任  
令宗因衆之患魏也殺魏晉壽太守以城歸款  
益州刺史鄱陽王遣齊帥衆三萬督南梁州長  
史席宗範諸軍迎令宗十五年魏東益州刺史  
元法僧遣子景隆來拒齊師南安太守皇甫謐

宗範遂擊之大破魏軍於葭萌屠十餘城魏  
將突入王穆等皆降而魏更增傅豎眼兵復來  
戰齊兵少不利軍引還於是葭萌復沒於魏  
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  
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晝頓舍城  
上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  
乏既爲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  
於庸蜀巴西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  
史經過軍府遠涉多所窮匱齊緣路聚糧食



鍾繇某行者皆取給焉其能濟辦多此類也十  
年漢中節都督南梁州諸軍事智武將軍南  
通四年遷信武將軍征西鄠陽王  
與分寧二郡太守未發而卒時年六十  
諡駉常侍右衛將軍賻錢十萬布百匹  
尚書姚察曰王珍國中曹徐元瑜李居  
齊未咸為列將擁彊兵以面縛請罪或斬關  
廣捷其能後服馬仙琕而已仁義何常蹈之則  
為君子信哉及其臨邊撫眾雖李牧無以加矣  
張齊之政績亦有異焉曹元瑜居士入梁事迹  
鮮故不為之傳

列傳第十一

梁書十七



列傳第十二

梁書十八

散騎常侍姚

思廉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齊明帝時為直閣後出補竟陵橫桑戍主永元初母喪歸葬於鄉三閩義師起馳歸高祖拔為中兵參軍



加寧朔州軍軍主師次漢口高祖使惠紹與軍  
主朱忌遠遊過江中斷郢魯二城糧運郢城水  
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十挑戰惠紹擊破斬難  
當盡獲其軍器義師次新林朱雀惠紹累有戰  
功建康城平遷輔國將軍前軍直閣左細仗主  
高祖踐阼封石陽縣侯邑五百戶遷驍騎將軍  
直閣細仗主如故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  
北掖門燒神獸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  
領赴戰斬首數十級賊乃散走以功增邑二百

戶遷太子右衛率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惠紹與  
冠軍長史胡辛生寧朔將軍張豹子攻宿預執  
城主馬成龍送于京師使部將藍懷恭於水南  
立城爲犄角俄而魏援大至敗陷懷恭惠紹不  
能守是夜奔還淮陰魏復得宿預六年魏軍攻  
鍾離詔左衛將軍曹景宗督衆軍爲援進據邵  
陽惠紹與馮道根裴邃等攻斷魏連橋短兵接  
戰魏軍大潰以功增邑三百戶還爲左驍騎將  
軍尋出爲持節都督北兗州諸軍事冠軍將軍



北兗州刺史魏宿預淮陽二城內附惠紹撫納  
有功進號智武將軍益封二百戶入爲衛尉卿  
遷左衛將軍出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威  
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民親  
愛之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甲仗  
百人直衛殿內十八年卒時年六十三詔曰張  
惠紹志略開濟幹用貞果誠勤義始績聞累任  
爰居禁旅盡心朝夕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宜追  
寵命以彰勲烈可贈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布

百匹蠟二百斤詔曰忠子澄嗣澄初爲直閣將  
軍丁父憂起爲晉熙太守隨豫州刺史裴邃北  
伐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文並當時  
之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立官謚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失父家貧傭賃  
以養母行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遽還以進母年  
十三以孝聞於鄉里郡召爲主簿辭不就年十  
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道班攻靈錫城反  
爲壘所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殺傷甚多道班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三  
漢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主托跋宏寇沒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大尉陳顯達率衆征以爭之師入均口道根與鄉里人士以牛酒候軍因說顯達曰均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艦於鄴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如是則立破之矣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軍人夜走多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尋爲均口戍副永元中以母喪還家聞高祖

起義師乃謂所親曰金土甲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時不可失吾其行矣率鄉人子弟勝兵者悉歸高祖時有蔡道福爲將從軍高祖使道根副之皆隸於王茂茂伐沔攻郢城克加湖道根常爲前鋒陷陳會道福卒於軍高祖令道根并領其衆大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朱雀航大戰斬獲尤多高祖即位以爲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邑二百戶領子德帥遷游擊將軍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反道根隨王茂討平之天



監二年爲寧朔將軍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  
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  
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脩城未畢會魏  
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  
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  
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  
閑且戰又不利因退走是時魏分兵於大小峴  
東桑等連城相持魏將高祖珍以二千騎軍其  
閒道根率百騎備擊破之獲其鼓角軍儀於是

糧運既絕諸軍乃退遷道根輔國將軍豫州刺  
史韋叡圍合肥克之道根與諸軍同進所在有  
功六年魏攻鍾離高祖復詔叡救之道根率衆  
三千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  
塹以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足以賦功城  
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攻斷魏連橋數  
百丈魏軍敗績益封三百戶進爵爲伯還遷雲  
騎將軍領直閣將軍改封豫寧縣戶邑如前累  
遷中權中司馬右游擊將軍武旅將軍歷陽太



守八年遷貞毅將軍假節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境內安定十一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十三年出爲信武將軍宣惠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十四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右游擊將軍領朱衣直閤十五年爲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所征伐終不言功諸將謹謹爭競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

高祖嘗怒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處州郡和理清靜爲部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墻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時服其清退高祖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貞勃之器重十六年復假節都督豫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行高祖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工視道根使圖其形像道根跣跣謝曰臣所



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臣恨無可死  
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高祖每稱曰馮  
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  
遇疾自表乞還朝徵為散騎常侍左軍將軍既  
至疾甚中使累加存問並日通元年正月卒時年  
五十八是日輿駕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  
高祖問中書舍人朱异曰言凶同日今行乎异  
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  
柳莊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

不釋祭服而往遂以遂之道根雖未為社稷之  
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高祖即幸其宅哭之  
甚慟詔曰豫寧縣開國伯新除散騎常侍領左  
軍將軍馮道根奉上能忠有功不伐撫人留愛  
守邊難犯祭道馮異郭伋李牧不能過也奄致  
殞喪惻愴于懷可贈信威將軍左衛將軍給鼓  
吹一部賻錢七萬布百匹諡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  
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於河



西因留為黔首其後即以康為姓晉時隴右亂  
康氏遷于藍田田劉曾祖因為苻堅太子詹事生  
穆穆為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舉鄉族三千  
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  
居于襄陽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世  
父元隆父元撫為流人所推相繼為華山太  
守絢少儻有心氣齊文帝為雍州刺史所辟  
皆取名家絢特以才力召為西曹書佐永明三  
年除奉朝請文惠在東宮以舊恩引為直後以

母憂去職服闋除振威將軍華山太守雅誠撫  
循荒餘悅服遷前軍將軍復為華山太守永元  
元年義兵起絢舉郡以應高祖身率敢勇二千  
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除西中郎南康王中  
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師方圍張沖於郢城曠  
日持久東昏將吳子陽壁于加湖軍鋒甚盛絢  
隨王茂力攻屠之自是常領遊兵有急應赴斬  
獲居多天監元年封南安縣男邑三百戶除輔  
國將軍晉陵太守魏園梁州刺史王珍國使請



救絢以郡兵赴之魏軍退七年司州二關爲魏  
所逼詔假絢節武旅將軍率衆赴援九年遷假  
節督北兗州緣淮諸軍事振遠將軍北兗州刺  
史及朐山亡徙以城降魏絢馳遣司馬霍奉伯  
分置據嶮魏軍至不得越朐城明年青州刺史  
張穆爲士人徐道角所殺絢又遣司馬茅榮伯  
討平之徵驃騎臨川王司馬加左驍騎將軍尋  
轉朱衣直閤十二年遷太子右衛率甲仗百人  
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

居顯宮猶習武藝高祖幸德陽殿戲馬救絢馬  
射撫弦貝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  
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  
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  
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  
激溝併灌鉅野澤高祖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  
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  
堅實其功不可就高祖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  
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



護堰作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  
山北抵嶼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  
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  
多有蛟龍乘風雨波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  
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錐鋤數十萬斤  
沉于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  
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  
力負擔者肩背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  
夜聳耳相合高祖愍役人淹久遣尚書右僕射袁

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之并加蠲復是冬文寒  
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高祖復遣賜以  
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  
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  
王府司馬徐方與魏軍小却十二月魏遣其尚  
書僕射李曇定督衆軍來戰絢與徐州刺史劉  
思祖等距之高祖又遣右衛將軍昌義之太僕  
卿魚弘文直閣曹世宗徐元和相次距守十五  
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二百四十丈上



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  
堤卉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  
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人謂絢曰四瀆  
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又塞若鑿湫東注則游  
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  
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魏人信之果  
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  
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  
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於八公山北南居人散

就岡龍初堰起於徐州界刺史張豹子宣言於  
境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  
甚慙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每事輒先諮焉由  
是遂譖絢與魏交通高祖雖不納猶以事畢徵  
絢尋以絢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  
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增封二百戶絢還後豹  
子不脩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至堰悉壞決奔  
流于海祖暗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  
爲農政十八年徵爲外散騎常侍領長水校



尉與護軍袁憲太子右庶子周捨直殿省普通  
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時年五十七輿駕即日  
臨哭贈右將軍給鼓吹一部賜錢十萬布百  
匹諡曰莊給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  
言號爲長厚在省每寒月見省官繼纒輒遺以  
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齊代隨曹武  
征伐累有戰功武爲雍州以義之補防閣出爲  
馮翊戍主及武代還義之留屯馮翊時天下方

亂高祖亦厚遇之義師起板  
輔國將軍軍主  
除建安王中兵參軍時竟陵北口有邸閣高祖  
遣驅每戰必捷大軍次新林臨王茂於新亭弁  
朱雀旣力戰斬獲尤多建康城平以爲直閣將  
軍馬右夾轂主天監元年封永豐縣侯邑五百  
戶除驍騎將軍出爲盱眙太守二年遷假節督  
北徐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  
魏寇州境義之擊破之二年進號冠軍將軍增  
封二百戶四年大舉北伐揚州刺史臨川王督



衆軍軍洛口義之以州立受節度爲前軍攻魏  
梁城克之三二年高祖以征役之有詔班師衆  
軍各退散魏中山三元黃乘勢追躡攻沒馬頭  
城內糧儲魏悉移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  
歸當無復南向高祖曰不然此必進兵非其實  
也乃遣土匠脩營鍾離城救義之爲戰守之備  
是冬英果率其安樂王元道明平東將軍楊大  
眼等衆數十萬來寇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  
人於邵陽洲西山岸作浮橋跨淮通吳也黃據東岸

大眼據西岸以攻城時城中衆纔三千人義之  
督帥隨方抗禦魏軍乃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  
負土隨之嚴騎自後蹙吳人有未及回者因以  
土逐之俄而塹滿英與大眼躬自督戰晝夜苦  
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又設飛樓及  
衝車撞之所值城上輒頽落義之乃以泥補缺  
衝車雖入而不能壞義之言射宜被攻危急之  
處輒馳往救之英等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  
日斃數十合前後傷者萬計魏軍死者與城



平六年四月高祖大討百濟宗室殺虜衆二十萬  
救焉既三與之戰六破之英大眼等各脫身奔  
走義之因率輕兵追至冷口而還斬首俘生不  
可勝計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增封二百戶遷持  
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督冀二州刺  
史未拜改督南兗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輔國  
將軍南兗州刺史坐禁物出藩爲有司所奏免  
其年補朱衣直閣除左驍騎將軍直閣如故遷  
太子右衛率領越騎校尉假節八年出爲持節

督湘州諸軍事征遠將軍湘州刺史九年以本  
號還朝俄爲司寇 川王司馬將軍 故十年  
遷右衛將軍十三年徙爲左衛將軍是冬高祖  
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兵屯荆山堰明年魏  
遣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欲決堰詔假義  
之節帥大僕卿魚弘文直閣將軍曹世宗徐元  
和等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又遣大將李平  
攻破石圍直閣將軍趙祖悅義之又率朱衣直  
閣三神念等救之時魏兵成血神念攻破石浮橋



不能克故護兵不得行進遂陷峽石義之班師  
爲有司所奏高祖以其功臣不問也十五年復  
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威將軍湘州  
刺史其年改授都督北徐州緣淮諸軍事平北  
將軍北徐州刺史義之性寬厚爲將能撫御得  
人死力及居藩任吏民安之俄給鼓吹一部改  
封營道縣侯邑戶如先普通三年徵爲護軍將  
軍鼓吹如故四年十月卒高祖深痛惜之詔曰  
護軍將軍營道縣侯昌義之幹略沈濟志

懷寬隱誠著述始効彰邊服方申爪牙寄以禁  
旅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  
軍并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賜錢貳  
萬布二百匹蠟二百斤謚曰烈子寶業嗣官至  
直閤將軍譙州刺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  
之初起從上其功則輕及君年盜焚門而惠紹以  
力戰顯合肥邵陽之逼而道根義之功多浮山  
之役起而康絢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究



是鎮皇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決非徒人  
事有天道矣

散

侍姚思廉撰

十九

宗史

劉坦

樂藹

宗史字明敷南陽涅陽人世世居江陵初元宋  
時徵太子庶子不就有高名父警西中 詔議參  
軍史少勤學有局幹弱冠舉郢州秀才歷益州  
王常侍驃騎行參軍齊司徒言江陵三集學士於



西邸並允圖書史亦預焉永明中與魏和親敕  
史與尚書殿中郎王昉同接魏使比口特選也武  
帝嫡孫南郡王晃西州以史管書記史既以筆  
札被知亦以貞正見許故任焉俄而文惠太子  
薨王為白太孫史仍管書記及太孫即位多失  
德史頗自踈得為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隆昌  
末少帝見誅寵舊多罹其禍惟史及傅昭以清  
正免明帝即位以史為郢州治中有名稱職以  
父老去官還鄉里南康王為荊州刺史引為別

駕義師起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別駕如故時西  
土位望惟史與同郡樂藹劉坦為州人所推信  
故領軍將軍蕭穎之深相委仗無事諮焉高祖  
師發雍州穎曾遣史出自楊口回京經略并護  
送軍資高祖甚禮之天興初遷御史中丞以父  
憂去職起為冠軍將軍衛軍長史天監元年遷  
征虜長史東海太守將軍如故二年徵為太子  
右衛率是冬遷五兵尚書參掌大選三年卒時  
年四十九子曜嗣史從弟岳有名行州里稱



之出於夫右仕歷尚書庫部郎郢州治中北中郎錄事參軍

劉坦字德度南陽安衆人也晉鎮東將軍喬之七世孫坦少爲從兄虬所知齊建元初爲南郡王國常侍尋補虜陵令遷南中郎錄事參軍所居以幹濟稱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長流義師起遷詔議參軍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謂衆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

用武士則百姓畏侵治必欲鎮靜一州城軍民之役竊以自許遂從之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湖下車簡選堪事吏分詣三十餘萬斛致之義師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都希祖怒相部於是邵陵人逐其肉文齊

若遣文人則威略不振平食則無踰老臣先零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多舊恩道迎者甚衆郡悉發人丁運租米具糧用給時東昏遣安公還太守范僧簡於平與內史王僧粲應之陽人周暉起兵攻始



安郡並應僧家桂陽人如  
讎因合黨亦同為僧家  
史以來陽人同詩為謀  
諸郡悉皆蜂起惟臨湘  
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乘  
略距僧家相持未決前  
應僧家要結士庶數百人  
州城坦聞其謀為為不知  
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  
以明旦詣坦問其故  
坦名定計刻日反  
鎮軍鍾玄紹潛謀  
聚船焚之遣將尹法  
岳陽羅四懸猶全  
顯子庭寧自是湘部  
晏平節道介報復私  
號平西將軍湘州刺

坦又留與語密遣親  
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伏  
於坐斬之焚其文書  
服州部遂安法略與  
公則還州群賊始散天監初論功封荔浦侯男  
邑三百戶遷平西司馬新興太守天監三年遷  
西中郎卒時年六十二  
泉嗣

樂藹字蔚遠南陽涇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  
孫世居江陵其舅雍州刺史宗憲之弟陳器物武



諸甥姪諷時尚幼而所取惟書慤由此奇之又  
取史傳各一卷授諷等使讀異言所記諷略讀  
具舉慤益善之宋建平王景素為荊州刺史辟  
為主簿景素為南徐州復為征北刑獄參軍遷  
龍陽相以父憂去職吏民詣州請之葬訖起焉  
時齊豫章王疑為武陵太守雅善諷為政及疑  
為荊州刺史以諷為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  
知州事疑嘗問諷風土舊俗城隍基跡山川險  
易諷隨問立對若按圖牒疑益重焉州人嫉之

或諧諷解門如市疑造胡之方見諷問閣讀書  
疑還都以諷為太尉刑獄參軍典書記遷枝江  
令還為大司馬中兵參軍轉署記室永明八年

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僞兵反既敗焚燒府舍

官曹文書一時蕩盡 帝引見諷問以西事諷

上對詳敏帝悅焉用為荊州治中敕付以脩復

府州事諷還州繕脩廢之署數百區頃之感異而

役不及民荆部以為自晉王悅後鎮以來府舍

未之有也九年豫章王榮遣諷解官赴喪卒



荆湘二牧故吏建理其心累遷車騎平西錄事  
參軍步兵校尉求功成一西歸南康王為西中郎  
以薦為諮議參軍義師起蓋賴田引薦及宗支  
劉坦任以經略築臺處邊鎮軍司為中書侍郎  
尚書左丞時營造器甲舟艦軍糧及朝廷儀憲  
悉次具請焉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左丞如故和帝  
東下遷兼衛尉卿天監初遷驍騎將軍領少府  
卿俄遷御史中丞領本州六中丞初謁發江陵  
無故於船得八車輜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

果遷焉謁性公而直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  
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謁曰  
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  
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  
物弘恕焉二年出為持節督廣交越三州諸軍  
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  
瑜罷歸道遇始興人士反逐內史崔睦舒因掠  
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謁託欲討賊  
而實謀龍衣謁謂覺之誅元瑜尋進號征虜將



軍卒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虬亦明識有禮訓  
藹為州迎姊居官舍參分祿秩西士稱之子法  
才字元備幼與弟藏俱有美名少遊京師造沈  
約約見而稱之齊和帝為相國召為府參軍鎮  
軍蕭穎胄辟主簿梁臺建除起部郎天監二年  
藹出鎮嶺表法才留任京邑遷金部郎父憂去  
官服闋除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本州別駕入為  
通直散騎侍郎復掌通事遷尚書右丞晉安王  
為荊州重除別駕從事史復徵為尚書右丞出

為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將至百  
金縣曹啓輸臺庫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  
可以為百城表矣即日遷太府卿尋除南康內  
史恥以讓俸受名辭不拜俄轉雲騎將軍少府  
卿出為信武長史江夏太守因被代表使道還  
鄉至家割宅為寺棲心物表皇太子以法才舊  
臣累有優令召使東下未及發而卒時年六十  
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蕭穎胄起大州之眾必會



義當其時人心未之能悟此三人者楚之鎮也  
經營締構蓋有力焉方面之功坦為多矣當官  
任事藹則兼之咸登寵秩宜乎

列傳第十三

梁書十九

列傳第十四

梁書二十

救 駙常侍姚

思廉

撰

劉季連

陳伯之

劉季連字惠縉歙城人也父思考以不高祖族  
弟顯於宋世位至金紫光祿大夫季連有名譽  
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悉誅宋室近屬將及  
季連等入臺褚淵素喜之固請乃免建元中季  
連為尚書左丞永明初出為江夏內史田承遷平



南長沙內史冠軍長史廣陵太守並行府州事  
入為給事黃門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建武中又  
出為平西蕭肅送欣長史南郡太守時明帝諸子  
幼弱內親則仗送欣兄弟外親則倚石五弟劉暄  
內弟江祐送欣之鎮江陵也意寄甚隆而送欣  
至州多招賓客厚自封植明帝甚惡心之季連族  
甥琅邪王會為送欣諍職參軍美姿貌頗才辯  
送欣遇之甚厚會多所傲忽於公座送欣競  
侮季連季連憾之乃密表明帝稱送欣有異迹

明帝納焉乃以送欣為雍州刺史明帝心德季  
連四年以為輔國將軍益州刺史令據送欣上  
流季連父宋世為益州合益州無政績州人猶以  
義故吾待季連季連下車存問故老撫納新舊  
見父吐故重更皆對之流涕辟遂寧人龔愜為府  
主簿愜龔之孫龔世有學行故引焉東昏即  
位永元元年徵季連為右衛將軍道斷不至季  
連聞東昏失德京師多故稍自驕矜本以文吏  
知各性忌而褊狹至且及遂嚴悞酷狠七人如懷



怨均弄兵九年九月李連因聚會發人丁五千人聲  
以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率之以龍臺中水穰  
人李託豫知之設備守險買與戰不利退州郡  
縣多叛亂矣是月新城人趙續伯殺五城今逐  
始平太守十月晉原人樂寶稱李難當殺其太  
守寶稱自號南秦州刺史難當益州刺史十二  
月李連遣參軍崔茂祖率衆二千討之齋三日  
糧值歲大寒群賊相聚伐樹塞路軍人水火無  
所得大敗而還死者十七八明年正月新城人

帛養逐遂寧太守譙希淵三月巴西人雍道晞  
率群賊萬餘逼巴西去郡數里道晞稱鎮西將  
軍號建義巴西太守魯休烈與涪人李膺嬰城  
自守李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率衆五千救之  
奉伯至與郡兵破擒道晞斬之涪市奉伯因獨  
進巴西之東鄉討餘賊李膺止之曰卒情將驕  
乘勝履險非良策也不如小緩更田心後計奉伯  
不納悉衆入山大敗而出遂奔還州六月江陽  
人程延期反殺太守何法藏魯休烈懼不自保



奔投巴東相蕭慧訓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又反  
有衆二萬出廣漢乘佛輿以五綵裹金青石誑百  
姓云天與我王印當王蜀愚人從之者甚衆季  
連進討之遣長史趙越常前驅兵詔季連復遣  
李奉伯由涪路討之奉伯別軍自潺亭與大軍  
會於城進攻其柵大破之時會稽人石文安守  
休隱居鄉里專行禮讓代季連爲尚書左丞出  
爲江夏內史又代季連入爲御史中丞與季連  
相善子仲淵字欽臣聞義師起率鄉人以應高

祖天監初拜郢州別駕從高祖平京邑明年春  
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弟通直郎子淵及季連  
二子使蜀喻旨慰勞季連受命飭還裝高祖以  
西臺將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  
爲南郡之時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嘗嘗爲季  
連府都錄無賴小人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叛以  
免至是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府庫必  
多耗失劉益州臨歸空竭豈辦復能遠遣彼流  
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



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  
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  
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  
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為然  
又言起首之不禮元起也益憤懣司馬朱士略說  
季連求為巴西郡留三子為質季連許之貞之  
季連遂召佐史矯 柝齊宣德皇后令聚兵復反  
收朱道琛殺之書 報朱士略兼召李膺膺士略  
並不受使使歸元 起收兵於巴西以待之季連

誅士略三子天監元年 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  
遣其將李秦伯等拒戰 兵交互有得失久之奉  
伯乃敗退還成都季連 驅略居人閉城固守元  
起稍進圍之是冬季連 城局參軍江希之等謀  
以城降不果季連誅之 城中喪亂已二年矣城  
中食盡升米三千亦無 以糴餓死者相枕其無  
親黨者又殺而食之季 連食粥累月饑窘無計  
二年正月高祖遣主書 堵悅景悅宣詔降季連季  
連肉袒請罪元起遷季 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



之以禮李連謝曰早知如此山豈有前日之事元  
起誅李奉伯并諸渠帥送李連還京師李連將  
發人莫之視惟龔愜送正而初元起在道懼事不  
集無以爲賞士之望者比日許以辟命於是受別  
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李丁連既至詣闕謝高祖  
引見之李連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顙以至高  
祖前高祖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  
述豈無卧龍之臣乎李連復稽顙謝赦爲庶人  
四年正月因出建陽門召蜀人蘭道恭所殺李

連在蜀殺道恭父道恭山出亡至是而報復焉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  
著酒後遊市則刀信伺隣里稻熟輒偷刈之嘗  
爲田主所見呵之云楚子莫動伯之謂田主曰  
君稻多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伯之因杖刀  
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  
徐檐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爲劫盜嘗授面  
覘人船船人所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  
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嘗自



隨齊安陸王子敬為首允州頗持兵自衛明帝  
遣廣之討子敬廣之曰歐陽遣伯之先驅因城  
關獨入斬子敬又與有戰功以勲累遷為冠軍  
將軍驃騎司馬封侯縣伯邑五百戶義師起  
東昏假伯之節將諸軍軍事豫州刺史將軍  
如故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郢城平高祖  
得伯之幢立蘇隆之使說伯之即以為安東將  
軍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偽云大軍  
未便下高祖謂諸將曰伯之此答其心未定

及其猶豫宜逼之衆軍遂次尋陽伯之退保南  
湖然後歸附進號鎮南將軍與衆俱下伯之頓  
籬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降出伯之輒  
喚與耳語高祖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  
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  
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伯  
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  
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  
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矣力



戰有功城平進號征南將軍封豐城縣公邑二千戶遣還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息英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別駕永忠記室參軍河南褚縉京師之薄行者齊末為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无能自致惟縉獨不達高祖即位縉頻造尚書范雲云不好縉堅距之縉益怒私語所知曰

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意且榮感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處減作河南郡於是遂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刑政通塞悉共專之伯之子虎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答高祖曰龍符驍勇健兒



鄧繕事有績効臺所遣別駕請以為治中繕於  
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復無器仗三  
倉無米東境飢流此萬代一時也機不可失縉  
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  
得便與卿共下使反高祖敕部內一郡處繕伯  
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  
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  
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今使篡嚴備辦  
使縉詐為蕭廣書以示僚佐於廳事前為增殺

壯以盟伯之先飲長史已下以第敵血縉說伯  
之曰今舉大事宜引衆望程元沖不與人同心  
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自才不惡便可召為  
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縉為尋陽太守  
加討逆將軍永思輔義將軍龍符為豫州刺史  
率五百人守太雷太雷以志沈慧休鎮南參軍  
李延伯又遣鄉人孫陵之子景受龍符節度陵為  
徐州景為郢州豫章六十鄭伯倫起郡兵距守  
程元沖既失職於家言其數百人從伯之與縉



引孝通戴元則為曰也  
但之公三常作伎日曠  
輒卧左右仗身皆休息  
元冲曰其解弛從北門  
入徑至廳事前伯之聞  
之聲自率出盪元冲力  
不能敵走逃廬山初元  
冲起十六要尋陽張孝  
李孝季從之既敗伯之  
追立子季一不得得其  
母郎氏  
蠶灌殺之遣信還都報  
虎牙元弟虎牙等走盱  
眙盱眙人徐安莊與紹  
王顯明邀擊之不能禁  
反見殺高祖遣王茂討  
伯之伯之聞茂來謂絹  
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  
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

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關  
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  
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  
撲飢疲之衆不患不濟  
也乃留鄉人唐蓋八守  
城遂相率趨豫章太守  
鄭伯倫堅守伯之攻之  
不能入王茂前軍既至  
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  
問道亡命出江北與子  
虎牙及褚絹俱入魏魏  
以伯之為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  
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  
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  
尉臨川王宏率衆宣北  
討宏命託宣立遣私與  
伯之言曰陳將軍足下



無恙幸甚將領身定三軍一爲世出棄鷓鴣之  
小志慕鴻鵠以高翔言一機變化道逢明主立  
功立事開國承家宗誥華表擁旄萬里何其壯  
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厲聞鳴鏑而股戰對穹  
廬以屈膝又何方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  
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  
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錄用收赤心於天下  
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  
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

爲疑魏君往以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  
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  
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  
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  
何可述今功一臣名將鴈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  
幄之謀乘輶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  
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  
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



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  
爛況僞孽古自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  
方當繫頸豈敢耶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  
之中鷺巢以公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  
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  
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  
思趙將吳王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  
哉想早勵白以圖自求多福伯之乃於壽陽擁衆  
八千歸虎丘爲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爲使持

節都督西豫州諸軍事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  
束新縣侯邑千戶未之任復以爲通直散騎常  
侍驍騎將軍又爲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  
猶有在魏者褚縉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  
縉戲爲詩曰帽上箸籠冠袴上笠自朱衣不知是  
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  
行獵墮馬死

史臣曰劉季連之文吏小節而不能以自保全  
習亂然也陳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羣盜又



誣而奪之安能長久矣

史田曰... 文吏... 不... 自... 言... 語... 矣

今... 不... 非... 且... 其... 賤... 人... 逐... 出... 為... 治... 平... 太... 守... 日... 月...

... 為... 日... 記... 上... 等... 有... 歸... 為... 終... 十... 餘... 年... 來... 未... 久... 矣...

... 者... 且... 賤... 者... 皆... 歸... 出... 賤... 人... 逐... 出... 用... 為... 治... 平... 太... 守... 日... 月...

... 者... 且... 賤... 者... 皆... 歸... 出... 賤... 人... 逐... 出... 用... 為... 治... 平... 太... 守... 日... 月...

... 者... 且... 賤... 者... 皆... 歸... 出... 賤... 人... 逐... 出... 用... 為... 治... 平... 太... 守... 日... 月...

... 者... 且... 賤... 者... 皆... 歸... 出... 賤... 人... 逐... 出... 用... 為... 治... 平... 太... 守... 日... 月...





